



萨拉热窝女人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高韧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Госпођица

Иво Андрић



新丝路文库

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萨拉热窝女人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高韧 译



Госпођица

Иво Андри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拉热窝女人/(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著;高韧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新丝路文库)

ISBN 978-7-5321-6163-8

I. ①萨… II. ①伊…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塞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0904号

GOSPODICA by Ivo Andrić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Ivo Andrić Foundation, Beograd, SERBIA.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5-105号

发 行 人: 陈 征

出 版 人: 张 翔

策 划: 曹 晴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书 名: 萨拉热窝女人

作 者: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译 者: 高 韧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25,000

印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63-8/I · 4917

定 价: 3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23-82898066

1935年2月末的一天，贝尔格莱德各报都刊出一则报导称，在斯蒂什街16号住宅发现了女主人尸体。死者名叫拉伊卡·拉达科维奇，原籍萨拉热窝，大约在十五年前迁入这座住宅。她是个老处女，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独身生活，以守财奴和古怪人而远近闻名。最先知道她死亡的竟是一名邮差。这位邮差接连两天去摁门铃都毫无反应，到了第三天他绕房走了一遭，从外面扒窗往里面张望，这才瞧见过厅里仰面朝天躺着一个女人，于是便立刻报告了警察局。

那年月，有关刑事犯罪的报导占据报纸很大版面。报人利用凶杀案、不幸事故、流血事件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挑逗人们的好奇心理——以对其细枝末节的详尽描述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以期提高自己报纸的发行量。各报都在显要位置刊登独身老太婆死亡的消息，并附上足以勾起人们好奇心的副标题：《是否发生了犯罪？仍在继续侦查。我们的采访记者在案发现场。》然而此次各报都未能提供附有令人激动的照片和细节描写的大量报道。调查组立刻出发前往斯蒂什街，迅速而无可争辩地断定其绝非谋杀：老处女是因为突发心脏病而自然死亡。住宅里一切完好无损，并无撬门、施暴或盗窃的任何痕迹。

贝尔格莱德的一位老商人乔治·哈吉-瓦西奇和妻子一获悉这位老处女的死讯便来到了斯蒂什街。这对夫妇是死者在贝尔格莱德唯一的亲人。他们负责操办与丧事有关的一切事宜，并且以近亲的身份在财产继承问题做出最后处理之前，负责掌管这幢住宅以及其中的全部财产。

后来，各家报纸再未提起过拉伊卡·拉达科维奇了。无论她的生也好，死也罢，都不存在任何足以引起关注和激发公众好奇心的东西。本书将向诸位讲述她真实的经历。

贝尔格莱德天空高远辽阔，气候变幻无常，却总是美不胜收：不论是在冰天雪地景象壮丽的晴朗冬天；不论是在夏季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时，驱赶那满载杂以来自潘浓平原尘埃的雨水，黑压压的乌云密布天空；也不论是在春季里，天空仿佛像下面的大地一样繁花似锦；更不论是在秋季里，天空则因秋空的繁星而不堪重负。天空一向富丽而慷慨，它仿佛是因为城里缺乏一切而给予这座异常优美城市的补偿；它又仿佛是为了不该发生的事所给予的安慰。然而，贝尔格莱德天空最为壮丽的景象要属晚霞落日了。秋夏两季，晚霞无边无涯，光辉灿烂，犹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冬天，乌云和血红的雾霭使晚霞黯然失色。一年四季，常有不少日子，每当太阳在贝尔格莱德那边平坦的河流交汇处落下时，便将那落日的霞光投向苍穹，扩散开去，并以其红彤彤的光辉照耀着这座面积广阔的城市。这时节，即使贝尔格莱德那些偏远破败的角落也霎时间染上了一抹红色日光，甚至连那些几乎从不见阳光的房舍窗户也泛着红光了。

1935年2月的一天即将结束时，恰恰正是这落日的红霞照耀着斯蒂什街上一座不大的破败房屋的阳面。这条街的迅速发展搞乱了统一的门牌号码，所以出现了两家门牌都是16号，其中一家不得不编成A-16。这个门

牌号码挂在一座被挤在两幢具有现代外观的高大建筑物当中的黄色矮房的门上。这座外观平常的小房还是在巴尔干战争之前建的。当时，人们每每提起这些地方就说，甚至上帝都把它们遗忘了。那时，这里的每平方米土地仅值一个第纳尔。当时这条街建筑物还很少，所有建筑全都这样低矮，但都辟有面积广阔的园地。根据户主各自的需要或者奇思怪想，房屋或掩映在院落深处，或面向大街。那年月，房屋门牌号码并无特殊的用处。人人都知道房子是谁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虽然往往只知姓名或者仅仅面熟而已。即使不相识，也无需门牌号码，万一需要找谁，可比现在容易多了。

这类房屋在战前的贝尔格莱德还是很常见的。它们一幢幢都彼此相似，即使不是房屋大小相似，那么房屋的外观、建房材料、方向的配置和家具都多少大体相似。房屋都开两扇或四扇窗，面朝大街，据此可以大体判断出这幢住宅里拥有两间或者三间房间。在窗下粉刷了的墙壁上可以看见古罗马平民与贵族斗争故事的壁画或者策尔纳-特拉瓦画工按照一成不变的拼图描画的极为简单的几何图案。这些住宅大都装有铁大门，铁门上半部为铁条编织而成，而最顶端则加上铁刺。铁门通向小院，院中有一条用小长方石块铺砌的甬路，爬满了葡萄藤或野蔷薇的院墙旁边点缀着一个窄小的花圃。沿甬路前行便是砌有一级或者两级石阶的小石梯和一个不太大的木制雨搭，不过在较为富有的人家则用的是厚磨砂玻璃制的遮阳板。庭院深处，房后便是园地。园地中央栽植着一株胡桃树和一株杏树，而墙外则是邻居庭院和园地了。各户房间的配置也基本相同：一间大客厅、两间或者三间卧室和一间厨房。

这些样样都相似的房屋，如今只是在外观上有所不同罢了。有些房屋粉刷一新，维护得好，定期修缮；铁大门漆上了颜色鲜艳的油漆；明净的

窗户上挂起又薄又白的窗帘。这一切乃表示房主人已跟上了时代的脚步，他们劳而有获；他们对生活有所向往，也有所获。另外一些房屋则恰恰相反，疏于修缮，模样丑陋。房檐参差不齐，水管易位，油漆退色，墙沿和粗糙的雕饰破损不堪，墙上溅满了街头的污垢，加上儿童们的涂涂抹抹，以初试他们在文化上的初步成绩。你若是朝这样的房屋窗子里瞧一瞧，那你见到的是满目荒凉和贫困，或实际是对生活的淡漠。

这幢 A-16 号房便属于第二种类型。它一共只有两扇窗面向大街。这两扇窗上的一根根大铁条十分惹眼，使这幢房子很像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乍一看去，似乎这幢房子已无人居住，或是正在等待一位并非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拆房的买主，以便在原来的地基上重建一座类似将其夹在当中的左邻右舍那样的大新房。但若细心观察，便会看见在那既未悬挂窗帘又未栽植鲜花的、其中的一扇窗里静静地坐着一个年迈的女子，正低头做着针线，脸上现出女人们做针线时常见的那种既心不在焉却又聚精会神的表情。这个女子便是拉伊卡·拉达科维奇小姐。

斯蒂什街的老住户全都知道她姓甚名谁，可是很久以前大家就都简单地称呼她“小姐”了。这些老住户大都是在这条街多层新建楼房拔地而起并迁进陌生新住户以前就已经来这儿了。

1919 年，国家刚获解放不久，拉伊卡便从萨拉热窝移居贝尔格莱德，购买了这幢住宅，同她母亲住了进去。两年后，她母亲故去，此后她这位小姐便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没有亲朋好友，也没有仆人。她依靠什么生活？（因为当地人对于每一个人都提出这个首要问题，并且不断反复提出这个疑问，直至找到或想出答案为止。）斯蒂什街的老住户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得出过结论，认为小姐仰仗利息和吝啬度日。一些人断定她富有，而且非常富有；另一些人却认为她一无所有，说她正在受苦受穷。其

实，多年以来，在这五光十色、风狂雨暴的世界上，这个独身老处女的生活本已无人问津了。

近些年来，小姐难得在街上露面。她偶尔去趟市场，或像如今冬天这样出来扫一下门前人行道上的积雪。这个瘦高的女子年约五十岁左右，那张黄脸上布满了皱纹，而且恰恰在鼻子上方的额头处皱纹格外深刻，再与两道浓眉相连，便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在每道皱纹的凹陷处现出条条淡淡的黑色阴影，这使她那副面孔罩上了一副忧郁痛苦的神态，就连她那双眼睛也无法淡化这副表情，因为眼睛也透着阴郁之光。可是她老成持重，你一眼不易分辨出独身者、病人或穷苦人所特有的那种犹疑不决的表情；她步履敏捷坚实，满头白发，戴一顶手织帽子，上身穿一件黑色外套，下着一条很长很长的裙子（这类衣裙如今早已没人穿了），脚上套双粗线袜，穿双破皮鞋。她这身打扮完全不符合所有时代的时装潮流。惯于生活节奏快速忙碌的当今一代人，几乎不曾留意这个高个儿黑女子的怪模样。

正是在这二月里的一天傍晚，小姐仍一如既往坐在窗下缝补袜子。她白天必须外出办事，可是她冒着雨雪交加的二月寒风，浑身淋湿，瑟瑟发抖地在天黑前回到了家。她脱下旧套鞋，扒下那件已经湿透的、拖到脚面的黑色军用粗呢棉大衣。然后，她将一個古老的衣架拖到前厅中央，把大衣挂了起来，以便让它尽快晾干。衣架迅即变得像个刚步入前厅中央呆立不动的、身材高大而无头的人。而她自己则走进了那间由于她来自冷处才似乎觉得暖和的房间，拿起针线活儿就在窗前坐了下来。

贝尔格莱德天空那持续时间似乎更久，而且比其他城市霞光似乎更为光辉灿烂的血色晚霞也同样照耀着她家的窗户。在这落日余晖的绯红的光线下还能大做一番针线活儿，不过得朝窗下再靠近些罢了，因为朦胧的

夜色已开始笼罩着卧室深处了。朦胧之中尚能分辨出室内那些简陋的陈设：柜橱、铁炉、隔板各一个，一张铺了驼绒毛毯的木床。这间卧室里的一切都显示出无人精心管理的迹象，仿佛房里住着的是个盲人或是个对这个世界完全漠然的人。她之所以享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没有它们就无法生活，所以那些东西放置何处及其状况如何，她也就抱着绝对无所谓的态度了。贝尔格莱德晚霞的红色余晖使这些简陋而疏于照管的住宅反而更加平添了几分凄凉，正如它同样也能使富有的、陈设精美的住宅变得更为舒适一样。

小姐在这间不快活的卧室里度过了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因为这是她唯一供暖的房间。她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做针线活；在这里的火炉上烧煮自己的清茶淡饭，这餐饭既是午饭同时也是晚饭。在打扫房间或做饭这类事情上，小姐是不肯耗费许多时间的，因为她根本不喜欢消耗，甚至连“消耗”这个词儿本身她也不喜欢。她现在正在专心致志干着的事——修补，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修补这件事叫人高兴又大有益处。当然，修补也的确需要时间，而且对眼睛有害，不过，这倒能够节省所有其他的东西，而人的时间和视力却可以要多少有多少，不管怎样，它们总是较其他什么东西都多。“修补与忍耐乃持家之本”，她一边拿起那双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破袜子往窗下一坐，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说这句古老的民间谚语。然后，她又不假思索地、轻轻地反复念叨了无数遍“修补与忍耐乃持家之本”这句民谚，犹如姑娘们做针线活时不由轻轻地反复吟咏一首本身并无任何涵义的爱情小诗，她们弄不清道不明这首诗出自何时何地，然而奇怪的是，她们都认为诗中生动地体现了她们内心的愿望。

修补！这是一种快乐。但它同时也是与强大的、无形的敌人的持久斗争和残酷决斗。在这场斗争中有艰难烦恼似乎无出路的时刻，也有失败和

衰落的时刻，也更有忘我的神圣工作和胜利喜悦的欢乐时刻，而且这种时刻更多。有时鞋子破了，或者衣服坏了，虽然不能再穿了，扔掉却又可惜。大凡这时，其他女人会退却让步，屈服于那股令世上的一切用坏变旧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犹如对初次罪恶的惩罚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一世和他的每一个脚步。然而小姐却不然，她这时会投入一场真正的搏斗，这时便会在她眼前呈现出艰难却是伟大胜利的光辉前景。她把自己那静静的、难于察觉的、但却巨大而又无法遏止的力量投入这件东西上，并且直到修补好又搁置很久才再度动用之前，这件东西她不会放手和远离自己的目光。“任何别的女人要是处在我的地位，早就把它扔掉了，可是我却什么都不扔掉。我没有坏得不能再用的东西，件件东西都有用处。”小姐这样自言自语，一面热情而爱惜地瞧着那双被敌人夺去又被她抢回来的鞋子。这个敌人对于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干着腐蚀、破坏、磨损、撕碎的勾当。鞋子的确歪歪斜斜破得不成样子，经她修理以后，鞋子是又挤脚、又顶脚、又压脚，不过只要这胜利和节俭能够带来这般快乐，那也就没什么要紧了。脚疼就随它疼吧，伤处发痒就让它痒好啦，这可是甜蜜的疼痛，令人快乐的创伤啊。小姐情愿忍受更大的痛苦。至于美么，那她倒是比什么都更少关心。美，这是可贵的，而且无比地可贵，可它是个毫无价值的、狡猾的玩意儿；它最为挥霍浪费和具有欺骗性。小姐向来不爱美，也一向惧怕美，生活经验更令她深信不疑。她从来不曾真正理解，人们何以如此坚决区分美和丑，又何以如此喜欢如此着迷，以致为了他们所谓的美奉献自己的身体健康和金钱。这伟大神圣万能的金钱，它至高无上，任何美都绝对无法与金钱相媲美。然而，如今随着垂暮之年的到来，令人惊喜的取之不尽的节俭的诱惑力及其所带来的快乐，愈发使她感到更清晰明确了。于是，对于美这个旁门左道，这个可恶的偶像，这个节俭的劲敌——

它诱使人们误入歧途，引诱人们脱离真正的崇拜之物，她采取了更加强烈更加明确的敌视态度。修补，这就是说要不动声色地坚持不懈地为这个崇拜之物效力；修补，这就意味着要同灭亡进行斗争；修补，这就表示要促进生命的延长。因此，这项令她心中充满安逸和满足的细微而渺小的劳动却竟然如此伟大，如此神圣。为此需要受苦受难，需要有所牺牲，也需要忍耐。

忍耐！这也同样是一种快乐。这一点小姐是了解的，因为她一生中有过诸多忍耐，同样她从忍耐中也得到过许多快乐。既然你知道忍耐可以避免众多灾难又可增加自己的财富，为何不能忍耐呢？如果一个人不能认清这样做将多么正确有益，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个聪明人。因为在同节俭所给予我们和所挽救出的一切相比，我们为节俭而忍受的不便和困苦那是微不足道的。节俭保持物品的生命和它始终不变的状态；它不断地使我们发财致富，并且能使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似乎变得永恒；节俭能防止我们消耗、损失和杂乱无章；节俭能防止我们贫困和受苦受穷，贫困在角落里窥视着我们，而且它远比死亡更可怕——活着时的真正人间地狱。只要想到周围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经常不断地灭亡、消失、破坏、衰腐、溜走，而我们所采取的某种措施和设法与之斗争的尝试、努力该是多么微小无力，你更会立刻情愿忍受任何痛苦，作出任何牺牲，经受住这种不幸的考验，把每分钟休息当作无谓地消费光阴；把吞咽每一块面包视为奢侈挥霍而感到羞愧难当。这项无尽无休的斗争是需要苦行僧式的狂热勇气的。

这些念头不由使小姐浑身战栗。她把针往袜子上一插，吃力地起身去看炉中的火，房里冷得实在叫人难以忍受。说实在的，火炉里的火焰并不旺，而且是永远也不会使房里暖和的微火，不过在小姐眼里，这微火竟像维苏威、埃特纳或美国的某座火山（这座火山的名称她忘记了，可是她知

道这座火山的火焰要比这些著名火山更贪婪)那样吞没着柴火和木炭。小姐去取木炭,可她顿时浑身哆嗦了一下,收住了脚步,似乎要克制自己不去干一件难以弥补的大坏事,咬咬牙,毅然回到原来的坐处,又做起了针线活儿。于是她对自己,对这个总能时时处处都节省度日的世界感到一阵满足(同时她想起曾在报上读过,似乎各兵营规定数月内室温应保持 15 摄氏度)。她并不觉得寒冷,因为她节省的那一簸箕木炭就已经使她觉得暖和了。不过她的两只手又青又紫,嘴唇呈灰色,鼻头发红。体内深处的颤抖不时使她全身哆嗦。然而小姐绝不屈服,也绝不离开自己的坐处。勇敢老练的士兵面临危险的时刻就会有这种瞬息间的恐惧感,可是他们却能勇敢地战胜这种恐惧感而继续向前迈进。

所以,小姐就缝缝补补,受苦受罪,也不肯烧柴取暖,也绝不屈服让步。她身体已经冻僵了,可仍然织补袜子上已磨稀磨薄的地方,在袜子已经开线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隔一针钩一针,隔一针钩一针,就这样一针一针地来来回回地钩来钩去,直到把破处织补好为止。

织补完毕,她便端详这只袜子,从头至尾都一一看遍了,这时,她心中充满了温暖,觉得她又有了一样财产,可以列入她那亏损与盈余的复杂薄计中的收益栏目了。不但如此,而且在同亏损与浪费这类邪恶所进行的伟大而持久的战斗中,她再次赢得了胜利;在这艘不断受到漏水威胁的世界巨型航船上,她又堵住了一个险恶的裂口。每当这种感觉变成胜利喜悦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幸福时刻。

这回该轮到织补刚才那只或另一只袜子上的另一个破洞了。开始时,每个破洞都似乎毫无指望没法补好了。然而,小姐每一回都能最终喜庆胜利。时间就在这乍一看来显得单调枯燥的劳动中过去了,因为它仅仅看来显得单调罢了。实际上,在穿针引线时,小姐则沉浸在幻想和回忆中,忽

而思索，忽而回忆，又忽而以自己的方式幻想，忽而又三者同时进行。在这傍晚时分，她的全部生活就这样一针一线地从她面前过去了……

※※※

童年时代，哲学家、诗人都认为这是人的一生中最幸福和天真无邪的时期。人在这个时期不懂得金钱为何物，不懂得以何种代价获取金钱，又为何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损失，这样的童年她是未曾有过的。在她的头脑中那只是一片毫无色彩的模糊记忆。对她来说，生活早在她 15 岁那年就开始了，她的生活始于艰难困苦的时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了。拉伊卡的父亲奥勃连·拉达科维奇老板是萨拉热窝最著名的塞尔维亚商人之一。他并不是萨拉热窝本地人，而是个边防区的边民。他早在青年时代，即奥地利刚占领不久就迁来萨拉热窝，由于他顺利得手和手段高明，很快出人头地，进入了最富有的商人行列。他娶了萨拉热窝古老的、深受敬重的哈吉-瓦西奇家族中淡黄头发、美丽温柔的拉多伊卡为妻。这就更加强了他在商界的地位。奥勃连老板的店铺位于大秋尔契卢克街的街头处。他经营皮货批发买卖，可是后来又渐渐做起其他生意了。他成了包括科瓦契恰首家啤酒厂在内的主要股东，以及其他董事会的董事。

小姐觉得她似乎从幼年起就记得父亲了，甚至在她早期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可是当她思念他的时候，往往想起的只是他一生中最后那年的模样。当时他们住在位于米里亚茨卡河畔新教教堂下边的一幢宽敞的新住宅里。拉伊卡正在女子中学四年级读书。她这时眼里的父亲似乎就是故去前的模样：修长匀称，瘦削，蓄着斑白的八字胡，两鬓

银白。他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套浅灰西装，内着一件浆洗过的雪白高领衬衫，系一条黑蓝条相间的丝绸领带。胸前挂着金链，手上戴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宝石金戒指：一只婚戒，一只则是商戒。浆洗过的衬衫袖口各配一只大金袖扣。只要他沿街走路，就身板笔挺，神态傲慢，活像一尊既不能低头弯腰，又不能落座的塑像。他满脸春风得意一本正经的神气。他不笑，也不同谁交谈，只是简单地发号施令。在她心目中，这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物就是她的父亲。他在午饭和晚饭后常抱她坐在膝上，好像她仍然是个六岁的小娃娃，抚摸着她的头，温存地问道：

“女儿，你今天都干了什么？”

于是她讲述自己的一桩桩小事和心思，而他则眼望着窗外，耳朵里显然只是听见她说话的声音而已。他并没有听她讲述，而是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的远方，可她竟然说这正是她父亲不可思议的伟大之处。他对待成年人也同样如此。父亲自己从不发表意见，仅仅提问，然后再漫不经心地听人家回答，其实事先他已知道人家怎样回答他，他只是想利用这段时间来揣摸别人会如何回答而已。

伟大威严的父亲一向平稳顺利，未遇任何坎坷波折，至少是她以为如此；他并不了解人们的弱点和陋习；也不了解大家惯有的心思和烦恼，而他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头上一绺绺灰白头发，她认为那是他特有的品格和非凡威严的象征。能够同父亲相媲美的只有奥林普山的神祇们^①（从秋天起她在学校就开始研究这些神祇了），不过两相比较，神祇则更显逊色了。

恰在那年秋天，父亲的声望却完全意想不到地迅速扫地了。这样也就

① 源于古希腊神话。

改变了拉伊卡的命运，使她深受挫折。父亲犹如雷雨前夕的天空，满脸愁云。他多半呆坐家中，时常有人找他，他就同他们关在自己房间里连续嘀咕几个小时，计算着什么。

母亲，拉多伊卡太太，这个忠厚温柔心软体弱的女人，她没法向女儿做出解释。发生的事情是在根本无法挽回的绝境中突然向拉伊卡公开的。一次，她因为某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同女子中学的一位同学争执起来，那个姑娘又强悍又凶恶，她像所有暴发户子弟一样，说话从不检点。那些成年人只能放在心里的事，孩子们常常很放肆，随口乱说。这姑娘按她的年龄来说长得过分粗大，但却笨手笨脚。她在玩耍时摔了一跤，拉伊卡便笑了起来。那姑娘满脸通红爬了起来，气疯了，当众冲过来朝她嚷嚷：

“你笑什么？你最好去笑自个儿的爸爸好啦，他可是完全跌倒了。”

拉伊卡顿时认真起来，似乎人家在她面前提到了最神圣的东西。

“我爸爸才不会跌倒呢。”

一个瘦高的姑娘尖酸刻薄地笑着说：

“你爸爸破产了。大伙儿都这么说。而且他不光是自个儿跌倒了，还把别的人都拽上了。随你问谁去好啦。”

校园里所发生的极为短暂的愚蠢争吵和从人们口中初次听来的莫名其妙的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是永远难忘的，因为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总会刺痛旧的创伤。

“破产了！”她父亲破产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唯独她一个人什么也不晓得，什么也没猜到。什么是跌倒？结果会怎样？那些跌倒的人会怎么样？特别是父亲要从那样高的地方跌下来。

这天，她回家时两个眉头之间增加了一条发黑的皱纹，她仔细注视着母亲，她当时把母亲看做软弱无力不懂事的孩子。然后，她来到已经成了

一个破产者的父亲面前，究竟怎样又为什么破产，她并不清楚，可是自从那一天起，她却越来越证实了这一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父亲已不再出门了，而常来看望他的竟是一位大夫。父亲总是坐在自己的房里，同记账先生维索准备某些文件和清单；跟一些商人，即他的合伙人悄悄进行磋商。可是，后来连这种情形也没有了。除了一位大夫和近亲，他们家就没有人再来了。母亲忍不住一直从早哭到晚。而在刚生起大火炉的那一天父亲就病倒了。拉伊卡从女中放学回家坐在他身边。他变得又黑又瘦，两眼红肿，不剃须刮脸，光着脖颈，喉结尖尖的，他已经不像原来的模样了。父亲沉默不语，她不敢开口问他什么。她只是觉得应当与他在一起，所以她便紧闭着干燥的嘴唇，皱着两眉之间那道已不会消失的、发黑的皱纹，心情紧张，相对无言。

冬天的一日，发生了决定她命运的事。父亲把她叫到眼前，吃力地欠起身，像往常那样抚摸着她的头，平静安详地说：

“你要知道，孩子，我应当跟你谈谈。我以为我能挺得住……还会活下去，也不会叫你受穷。可是现在看来做不到啦！你是我的聪明女儿，你应该全都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不要哭，不要哭，你听着，并且要好生记住爸爸对你说的话。现在你得自己当家做主了，你知道你妈妈本来就是那个又善良又软弱的人。我保护你们不让你们蒙受耻辱，履行了我本来可以不履行的义务，这你要牢牢记住！可是除了这幢房子和在秋尔契卢卡的店铺，以及以你的名义存在阿德里亚银行的存款以外，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银行这笔存款在三年之后你满十八岁时就可以提取了。这笔存款你是想作嫁妆还是留着维持生活，随你的便，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哭，不要哭，你是大姑娘了，你是我唯一的亲骨肉，你一定会很好地、合情合理地安排妥善的。米哈伊尔教父是你的监护人，你要听他的话，尊敬他，但